

你看完不敢睡 看了还想看的 悬疑小说



白虹 / 主编

港台
大陆
海外
悬疑
惊悚
推理
侦探
犯罪
恐怖
灵异
奇幻
魔幻
科幻
武侠
仙侠
玄幻
网游
动漫
轻小说
其他

Suspense
Novels

中国
华侨
出版社

你看完不敢睡， 看了还想看的 悬疑小说

白虹 / 主编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看完不敢睡, 看了还想看的悬疑小说. II / 白虹
主编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113-7449-3

I. ①你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1001 号

你看完不敢睡, 看了还想看的悬疑小说. II

主 编: 白 虹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兰 芷

封面设计: 韩立强

文字编辑: 李华凯

美术编辑: 潘 松

图片绘制: 王辰工作室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 字数: 350 千字

印 刷: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449-3

定 价: 32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
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58815874

传 真: (010) 58815857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前言

preface

悬疑小说也被称为神秘小说，它囊括了惊悚小说、推理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，是一种惹人喜爱、独具魅力的文学体裁。20世纪以来，柯南·道尔、希区柯克、埃德加·爱伦·坡等一批悬疑大师们，以其天才的情节构思、诡谲的氛围营造、缜密的逻辑推理，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，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。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，不仅使悬疑小说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，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，而且还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侦探事业的读者，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启迪。

一个人在其一生中，阅读一些情节跌宕、惊心动魄、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悬疑小说，不仅可以收获新鲜离奇、快意迭起的阅读感受，还可领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；而其中天才的构思与推理的创新手法，更开启了一种颠覆性的思维开掘与探险历程，十分有利于磨炼敏锐的洞察力，提高思考力和判断力，从而受益一生。

然而人生匆匆，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，皓首穷经式地遍阅悬疑大师们的所有作品，既不现实，也不经济。为了让广大读者在短时间内迅速、有效地了解世界悬疑小说，获得理想的阅读效果，编者精选近 20 篇经典悬疑小说，囊括了世界悬疑大师的经典力作，如查尔斯·狄更斯、埃德加·爱伦·坡、阿西莫夫等的名篇佳作，展现了悬疑小说的各种形式，反映了世界悬疑小说的精华。

这些作品分为“来自坟墓的故事”“离奇的失踪”“注定的命运和亡灵”等 4 部分，每一篇都演绎着跌宕起伏、引人入胜的故事：惊悚故事的诡异氛围，将让你毛骨悚然；悬念故事的凶险奇幻，将让你无法抗拒；推理故事的波谲云诡，将引爆你的思维……是一部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、令人瞠目的阴谋诡计、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为一体的精心雕琢的作品集。其中，悬疑环生、惊心动魄、谜团迭起，宏大的故事场面，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，可怕的鬼怪灵异等，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，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荡气回肠，感受其带给心灵的震撼。

本书呈现的精彩的故事、鲜明的人物形象、别具特色的叙述手法，无不展示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，带给你独特而又充满快感的阅读感受，这些作品不仅提供了可资参考、学习、研究世界悬疑小说的范本，也将使你经历前所未有的思维风暴。

来自坟墓的故事

- 盗尸者 / [英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2
- 女吸血鬼卡米拉 / [英] 乔瑟夫·协利丹·雷·法纽17
- 厄舍古堡的倒塌 / [美] 埃德加·爱伦·坡22
- 已亡人与伯爵夫人 / [美] 格特鲁德·阿瑟顿30
- 无底穴 / [国籍不详] 安布罗斯·比耶尔斯45

离奇的失踪

- 探长与女郎 / [比] 乔治·西默农54
- 盗尸 / [国籍不详] 弗雷克·西蒙内利72
- 穿羊皮大衣的人 / 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91
- 摄像师失踪之谜 / [英] 伊安·摩森101
- 手杖上的刻痕 / [英] 马西阿斯·麦克杜奈尔·鲍特金116
- 从海上漂来的木乃伊 / [美] 爱德华·D·霍克127

注定的命运和亡灵

- 谋杀审判 / 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150

克罗普斯堡要塞 / [国籍不详] 拉尔夫·A·克兰姆	162
德国学生历险记 / [美] 华盛顿·欧文	172
鬼仔马车 / [国籍不详] 艾米莉·B·爱德华兹	179

未知世界的怪谈

死尘 / [美] 艾萨克·阿西莫夫	196
人魔岛 / [英] 赫伯特·乔治·威尔斯	213
T病房的病人 / [美] 阿尔弗雷德·贝斯特	224

来自坟墓 的故事





盗尸者

[英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

年轻的费蒂斯在爱丁堡的学校学习医术。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，可以过目不忘。平时他在家里很少用功学习，但是在老师们面前却总是彬彬有礼，上课时聚精会神，反应敏捷。他的老师们都觉得他是个学习认真刻苦的小伙子。不仅如此，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外表十分出众的受人喜爱的小伙子。当时有一位校外的解剖学老师，我在这里姑且称他为 K 先生，后来他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当人们为处死贝尔克而欢呼雀跃，并大声疾呼要将购买尸体的主顾也绳之以法时，这位 K 先生十分害怕，他在爱丁堡的大街上躲躲闪闪，生怕被人指控。那会儿，K 先生很受人追捧，一方面源于他自身的天赋和口才，另一方面源于他的竞争对手——大学教授们——实在无能。至少学生们都很崇拜他，费蒂斯和其他学生一直都深信，只要能够得到这位受人敬仰的老师的喜爱，就能为自己将来的成功奠定基础。K 先生本人成就非凡，同时也是一位赏识千里马的伯乐。他喜欢刻苦认真的学生，也喜欢有点小聪明的学生。费蒂斯就同时具备这两点，所以深得 K 先生青睐。在他的第二年的课程中，费蒂斯得到了班级第二助教，即

副助理的职位。

慢慢地，管理手术室和教室的任务也成为费蒂斯的职责。他需要负责手术室和教室的清理工作，收发并对解剖实验的尸体进行分类也成为他的分内之事。最终，也正是因为这项工作——在当时看来是一项必须慎重处理的工作——K先生让费蒂斯住进了他自己楼上的解剖室。在严冬的每个黎明前的黑暗时分，费蒂斯都要睡眼惺忪、踉踉跄跄地从床上爬起来，为送尸体的人开门。这些送尸体的人都是些铤而走险的、肮脏的非法之徒。在这起臭名昭著的事件（贝尔克和黑尔谋杀案）传遍整个国家之前，费蒂斯就已经在为这些不法之徒打开售卖尸体的大门了，他昧着良心付给他们不义之财。在这些良心早已泯灭的人走了之后，费蒂斯又是一人独处。此后一天的其他时间里，他就会忙里偷闲地找一两个小时小憩一会儿，补补觉以便白天有精力工作。

不会有人像费蒂斯这样对生命如此麻木不仁。他不让自己的大脑思考这些问题，对别人的命运和运气也统统不感兴趣。他只是听从于自己的欲望和那小小的野心。冷漠、玩世不恭、自私自利的他做起事情来谨小慎微（他称之为道德），他从来都没有诸如酗酒和偷盗的不良记录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特别渴望得到他的导师和同学们哪怕一丁点儿的关注，他不想把

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，以失败而告终。

他以在工作中投机取巧为乐，总是在K先生出现时才卖力干活。白天尽量少干活，以此弥补晚上的辛劳，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心理平衡。

用于解剖实验的尸体的来源问题一直困扰着费蒂斯和他的导师。医学



课堂上解剖学老师所用的材料随时面临用完的境地，而能够提供尸体的行当不但本身十分令人生厌，而且还容易使所有的知情人处于危险境地。因此 K 先生的做事原则就是：在交易尸体时绝不问问题。“他们拿尸体来，我们就付钱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”他曾经说过，“这是等价交换。”他又有点渎神地说道：“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，千万不要问任何问题。”他不知道这些尸体都是谋杀案的受害者。但凡他脑子里闪过类似这种的想法，他都会吓得退缩回去的。然而，他谈论此事时那种轻浮的语气本身就是对灵魂的一种冒犯，也是对他打交道的人的一种诱导。费蒂斯经常惊异为什么尸体如此新鲜。他总是一次一次地在黎明前被面相猥琐、举止卑鄙的无赖叫起来。他迅速整理自己凌乱的思绪，使之清晰起来；这或许要归功于他的导师那一套不太道德但又直截了当的辩护词。费蒂斯清楚自己的职责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三个步骤：接过这些无赖拿来的东西，付钱，然后对任何犯罪行为都装作没看见。

费蒂斯一贯遵守的沉默原则终于在 11 月份的一天早晨面临了一次考验。前一晚他被痛苦的牙痛折磨得整晚无法入睡，他一会儿像一头受困的野兽似的在屋里踱步，一会儿又愤怒地一头栽到床上。最后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入睡，整晚牙齿都在隐隐作痛。忽然约定的交易信号响了三四下，把费蒂斯从睡梦中叫醒。屋外呼呼地刮着冷风，地上结了一层冷霜。惨淡月光下的城市还在沉睡，但空气里已经出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躁动，白天的繁荣景象马上就要在这个城市上演了。盗尸者比往常来得晚了一些，而且看起来今天比往常更想快点儿拿钱走人。费蒂斯困倦地提着灯指引他们上楼，他仿佛从梦里听到他们在用爱尔兰话抱怨着什么。来者打开袋子时，费蒂斯正倚着墙打盹儿。盗尸者不得不把他摇醒要

求付钱。此时他正好看到了死者的脸庞。费蒂斯惊呆了，赶紧靠近两步，将蜡烛凑近了看。

“万能的上帝啊！”他喊道，“这是简·加尔布雷思！”来者没有回答，慢慢地向门边走去。

“我认识她，我告诉你们。”费蒂斯又接着说下去，“她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呢。她不可能死了。你们不应该拿她的尸体。”

“我们确实拿来了。先生，你看错了。”其中一位说道。

另一位却阴森森地看着费蒂斯，让他马上付钱。

这显然是对方发出的某种威胁信号。费蒂斯的心一沉，结结巴巴地向对方道歉，并数好钱给对方。他眼看着这两个可恨的家伙离开。他们刚一离开，费蒂斯就急忙走上前去证实自己的猜测，最终他证实了眼前的死者正是前一天和他打情骂俏的那个女孩儿。他看到尸体上有瘀伤时，心里极其恐惧，好像是施暴造成的。顿时一股恐惧感袭上费蒂斯的心头，他仓皇地逃回到自己的房间。他在那里又详细地把自己发现的事情在头脑中理了一遍，并冷静地考虑着K先生给他的指示以及自己干这些勾当所处的危险境地。最后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混乱的思想斗争后，他决定一定要听取他的直接上司——班级助理的意见。

这位助理名叫沃尔夫·麦克法兰，是一位年轻的医生。他聪明过人，在所有率性而为的同学里他是最受大家喜爱的一位。他以前在国外留过学，他的举止和蔼可亲，打扮稍微有点前卫；是表演舞台剧的高手，擅长冰上运动，还是滑冰和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。麦克法兰有一辆轻便马车和一匹快马。他与费蒂斯有着亲密关系，的确，他们之间的职务关系使他们成为某种生命共同体。每当供解剖实验的尸体用完时，他们俩就会乘坐麦克法兰的轻便马车到遥远的山村里寻找孤坟，带着他们的“战利品”在黎明前

悄悄溜回解剖室。

就在这天早上，不知为什么，麦克法兰比平常来得稍早一些。费蒂斯听到他的声音，就急忙跑到楼梯上迎接他。费蒂斯告诉麦克法兰刚发生的事情以及引起自己恐慌的理由。麦克法兰听后，仔细检查了尸首上的伤痕。

“是的，”他点点头，“看起来很可疑。”

“是吧，我应该做什么？”费蒂斯问道。

“做什么？”对方重复道，“你想做什么？我要说的是，话越少越好。”

“其他人也可能会认出她来呀，”费蒂斯反驳道，“她可是很有名气的。”

“我们只能希望别人不会认出她来，”麦克法兰说，“如果真的有人认出来了……不会的。你知道的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如果你张扬出去的话，你就会让K先生惹上无尽的麻烦。你和我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的。我想你知道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会怎样，站在证人席上我们应该怎样为自己辩护。我认为你对一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——那就是，我们用来做解剖实验的尸体有可能都是谋杀案的受害者。”

“麦克法兰！”费蒂斯咆哮起来。

“忘了吧！”对方轻蔑地说，“就好像你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似的！”

“怀疑是一回事儿……”

“得到证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和你一样对此事感到抱歉，但此事应该到此为止。”说着，麦克法兰用自己的拐杖轻轻碰了碰尸体。“接下来应该做的就是，我并不认识这具尸体，而且，”他又冷冰冰地补充道，“我并不是在教唆你。我不认识这具尸体，

如果你高兴的话，你可以认识她。但是我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做的。我还要加一句，我认为这就是K先生想从我们这得到的答案。他为什么选我们两个人当他的助手呢？我的答案是，K先生信不过别的人，他们都头发长见识短。”

这些话足以影响像费蒂斯这样的小伙子了。他同意像麦克法兰一样保持沉默。这个不幸女孩儿的尸体被做了解剖实验，没有人谈论这具尸体，好像也没有人认出她来。

一天下午，费蒂斯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后，顺道来到一家人气很旺的小酒馆，他看见麦克法兰正和一个陌生人坐在一起。这个陌生人个头矮小，皮肤黝黑，惨白的脸上嵌着一双黑色的眼睛。他脸上的线条充分表明此人性格中缺少睿智和文雅，他更应该是一个粗俗、鄙陋而且十分愚蠢的人。然而，他却颐指气使，向麦克法兰发号施令，就像首领一样呼三喝四。他十分无礼地驱使麦克法兰做事，哪怕是有那么一点点迟疑，他都会恼羞成怒。这个无礼的陌生人喜欢费蒂斯在场，他不住地喝着酒，大谈特谈自己的光辉历史。假如他所说的有十分之一是真的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令人厌恶的无赖。现在这位经历丰富的仁兄又拿麦克法兰的虚荣心开起了玩笑。

“我是个坏蛋，”陌生人说道，“但是麦克法兰却是个小男孩儿呢——托蒂·麦克法兰。我这样叫他。托蒂，再给你的朋友要一杯酒。”“托蒂，站起来把门关上。”“托蒂恨死我了，”他接着说道，“是的，托蒂，你恨我。”

“难道你不能不叫我这个令人讨厌的名字吗？”麦克法兰咆哮着。

“听听呀！你曾经见过这家伙玩儿刀吗？他一定想在我的全身上下开刀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我们学医的人另有他法，”费蒂斯说道，“当我们不喜欢我们某位已死的朋友时，我们就会解剖他的尸体。”

麦克法兰狠狠地瞪了费蒂斯一眼，好像他很不喜欢这个笑话。

一个下午过去了，格雷（这位陌生人的名字叫格雷）邀请费蒂斯和他们一起吃晚饭。格雷斯要了一桌极其奢华的晚餐，这顿饭让整个小酒馆里的其他客人都不停地咋舌。用餐完毕后，他却让麦克法兰支付账单。当他们离开时天色已晚，格雷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；麦克法兰因为愤怒而一直保持着清醒，他一直想着自己被迫支付的昂贵的账单和自己不得不忍受的侮辱；费蒂斯也被灌了一肚子酒精，他脑袋里一片空白，摇摇晃晃地走回了住所。第二天，麦克法兰没来上课。费蒂斯心里偷笑，想着他一定是还在陪着讨厌的格雷一个酒馆一个酒馆地买醉。课程一结束，费蒂斯就挨个酒馆地寻找他们。他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他们，可是，到处也没有他们的踪影。于是，费蒂斯只好回到自己的住所，早早上床睡觉了。

凌晨4点钟的时候他被熟悉的信号声吵醒了。走到门前，费蒂斯惊奇地发现麦克法兰驾着他的轻便马车在外面，马车后面放着一个长长的、可怕的包裹，费蒂斯很熟悉这种包裹。

“什么？”他叫喊着，“你独自一人出去的？”

麦克法兰粗鲁地让费蒂斯闭上嘴，催促他赶紧办正事儿。他们两人把尸体抬上楼以后放到手术台上，麦克法兰转身就要离开。突然，他停下来，稍有犹豫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你最好看看尸体的脸。”语调略显局促。费蒂斯好奇地看着他，麦克法兰又重复道：“你最好看看。”

“可是你什么时候、在哪里又是怎样得到这具尸体的？”费蒂斯问道。

“看看那张脸。”

费蒂斯犹豫着，一丝疑虑涌上心头。他把目光从麦克法兰身上移到那具尸体上，然后又移了回来。最终，他听从了麦克法兰的话，照他的吩咐做了。他已经想象到将要看到的東西，然而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他震惊。尸体僵硬地躺在那里，赤裸裸地被裹在粗麻布袋里。格雷与他分开的时候还穿着华丽，在酒馆里过着酒肉穿肠过的奢靡生活。而此时，他的死令已经麻木不仁的费蒂斯产生了一丝丝的恐惧。死亡一直回荡在费蒂斯的灵魂深处，他认识的两人本不应该躺在停尸台上的。然而，这些还不是他的主要想法，他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面对他所尊敬的麦克法兰。此时此刻，他根本没有准备好，他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他同伴的脸，他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麦克法兰首先开口。他静静地走到费蒂斯身后，轻轻地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。

“理查森可能想要这具尸体的头颅。”

他所说的理查森很渴望得到一个头颅进行解剖实验。费蒂斯没有回应。麦克法兰接着说：“说到交易，你必须付给我钱，你瞧，你必须让你账本上的收支相吻合。”

费蒂斯发出魔鬼般的声音：“付钱给你！”他嚷起来：“为什么付给你钱？”

“为什么？你当然要付钱。不管怎样，你必须支付每一笔交易。”对方回答说，“我不会无偿地给你提供尸体，你也不能一分钱不花就拿到这具尸体。我们两个人应该彼此妥协一下。这只是另外一起简·加尔布雷思式的事件。这种越是不对的事情，我们就越要把它做得好像是正确的。K先生把钱放在哪里？”

费蒂斯用刺耳的声音回答道：“在那里。”边说边用手指着屋角的碗柜。



“那么，给我钥匙。”麦克法兰边说边伸出手来，神情十分平静。

短暂的犹豫之后，费蒂斯拿出了钥匙。麦克法兰的手指碰到钥匙的瞬间不由自主地紧张地抽搐了一下。他打开碗柜，从一个柜格儿里拿出钢笔、墨水和一个账本，然后又从抽屉里取走属于他的酬劳。

“现在，看这儿。”他说，“这是报酬——为了证明你的诚意和可靠。在你的账本里记入这笔收入，这样对你来说，就可以用它对抗你心中的恶魔了。”

接下来的几秒钟，费蒂斯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。他定了定神，如果他现在可以克制与麦克法兰的争吵，那么今后的任何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他放下一直拿在手里的蜡烛，将日期、交易金额、细则等内容填写完毕。

“现在，”麦克法兰说，“你收下你的那份才算公平。我已经拿了我的那份。久而久之，如果一个深谙世故的人走运的话，口袋里就有多得花不完的零花钱了——我为自己所说的感到羞耻，但是必须按原则办事。不要请客吃饭、不要买昂贵的书籍、不要还你欠的账。只准向别人借钱，不要借给别人钱。”

“麦克法兰，”费蒂斯带着沙哑的嗓音说，“我有事情相求。”

“求我？”麦克法兰大喊，“好呀！你说！我倒想看看，你到底能做什么来自我保护？假如我陷入麻烦之中，你能跑得掉？这起事件只是第一起事件的继续，只是格雷步加尔布雷思小姐的后尘。你不能在事情开始以后才叫停止。如果你已经卷进来了，就要一直干下去。这才是真理。别无退路。”

费蒂斯的心顿时沉了下来，仿佛感到命运背叛了他。